

## 青铜簠里的千年饺子史

□ 本报记者 梁奕

“好吃不过饺子”，道尽饺子在国人心中分量。作为国民美食的饺子，最早起源或与山东密切相关。探寻饺子的悠久历史，要从一件古老青铜器——青铜簠说起。

## 青铜簠，周人重食器的产物



●春秋蟠螭纹兽首柄青铜簠 济宁市博物馆藏

青铜簠是古人盛放稻粱粟类的长方形礼器，器盖和器身大小相同、上下对称，多用于祭祀和宴飨等场合。与脱胎于陶器的大多数青铜器不同，铜簠很可能来源于竹筥(簠)，是在西周晚期兴起的“新式餐具”。

它被创造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周人爱吃，所以餐具也要齐全。与爱喝酒的商朝人不同，吃对于周人的重要性远大于酒。因此周朝时酒器减少，簠、豆等食器得以快速发展。西周晚期，因方形食器短缺，铜簠应运而生，流行至战国早期后逐渐淡出。

今天要说的这只青铜簠，来自春秋时期，叫春秋蟠螭纹兽首柄青铜簠，藏于济宁市博物馆。1978年，考古人员在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薛国国君墓中，清理出28件青铜礼器，在其中一件青铜簠中，发现了“饺子”。

这件铜簠呈长方形，盖身像两个长方形的斗扣合在一起，盖顶和四个斜坡面有螭龙纹，坡面边沿饰蟠螭纹，簠盖两侧有兽头造型的环形把手。出土时，铜簠上下锈蚀在一起，考古人员用手铲慢慢撬开后，发现里面摆着黄色的三角形食物，长约5到6厘米，外观酷似水饺。用竹签轻轻拨动，食物碎裂，里面有馅料屑，具体馅料已无法辨识。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“饺子遗迹”，距今已有约2500年。

## 饺子的千年进化史



●唐代饺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

考古发现中，最出名的饺子实物，要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唐代饺子。这些饺子呈月牙形，由小麦粉手工控制，推测为肉馅，受吐鲁番地区干燥气候影响，历经一千年仍保存完好，看起来和现代常见的饺子大小形状几乎一模一样。

早在东汉、三国时期，饺子的形状就已与现在近似。重庆忠县涂井崖墓出土的庖厨俑，案台上摆放的各类食物中，清晰可见饺子造型，跨越千年仍可一眼辨认。

作为中国面食中的代表食物之一，饺子最初可能来源于馄饨。北齐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中说：“今之馄饨，形如偃月，天下通食也。”从“偃月”的形状看，这无疑就是早期的饺子，那时的饺子吃法与今天的馄饨很像，煮熟后人们会连汤一起吃。

唐代，饺子除了“馄饨”，还有“牢丸”“粉角”等名。这时饺子在外形和吃法上，都已与现在没有太大差别，也是煮熟后捞出来一个个装在盘子里。据说唐代有一家出名的饺子店，煮出来的饺子汤撒去表面的油花，可用来煮茶，足见汤底鲜美。唐代最精美的饺子还要数“二十四日馄饨”，即24种形状、馅料不同的饺子，其中的馅料有肉有菜，比如海参、鱿鱼、猪肉、豆腐、韭黄等。这道唐代的宴席点心，很可能是今日饺子宴的雏形。

宋元时期，饺子又有了新称呼——“角儿”“角子”，因形似兽角而得名。在古人记叙中，当时饺子馅料十分讲究，比如一种以冬笋、蘑菇、松子等调制的“腊肉”煎饺，风味清雅，鲜美不输肉食。

明代，“饺”之名正式出现，文献中记载有“椿树饺儿”。《金瓶梅》里曾提及“葱花羊肉角儿”“裹馅肉角儿”等。在明宫中饺子被叫做“扁(匾)食”，有记载称“元旦拜年，作匾食”。元旦食扁食已成习俗，饺子的节日地位进一步确立。

清代，饺子又称“煮饽饽”，此时的饺子馅更是包罗万象，比如用野鸭肉做馅、米粉做皮制作的“野鸭饽饽”，再比如一种叫“颠不棱”的肉饺，馅料中融合了肉皮煨出来的膏，味道格外鲜美。有记载说那时大年初一，无论贫富贵贱，人们都要用白面包饺子吃，也叫做煮饽饽，“举国皆然，无不同也”。看来清代的饺子，已然成为春节时的国民美食。

当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，它早已不是一道简单的面食，而是烟火与团圆的象征。更岁交子，吉祥如意。小小饺子里，藏着岁月的滋味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恒久期盼。



## 海岱考古

□ 本报记者 张依盟

2025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近日揭晓，淄博市淄川区老谷洞遗址、淄博市临淄区杨庄北遗址、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西南遗址、菏泽市牡丹区南华遗址、东营市广北农场一分场一队盐业遗址从众多候选项目中脱颖而出。这五处遗址，从距今数万年的旧石器洞穴，到揭示史前文明的聚落密码；从见证济南城市变迁的“成长证明”，到记录黄河岸边岁月流转的城市年轮，再到渤海之畔的“超级制盐厂”，如同一把把钥匙，开启了通往不同历史时代的大门。

## 鹿骨上的刻痕，是谁的手艺



在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聚峰村南1.5公里处，淄河西岸，一处不起眼的洞穴，藏着山东先民三万年前的生活印记。

老谷洞遗址，是淄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。仅2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，却出土了2万余件遗物——这个数字足以说明遗址的丰富程度。

在堆积的遗物中，动物骨骼占据了绝大多数。这些骨骼种类丰富，梅花鹿等中型鹿科动物占比最大，其次为啮齿动物和鸟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考古队员发现了多件加工痕迹明显的骨器，证明古人已经掌握了制作骨器的技术。

在石制品方面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套以简单石核、石片为主的技术体系。石料多为硅质灰岩，表明古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和利用周边资源。这些石制品的出土，为研究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和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碳-14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距今三万年左右。系统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，遗址内出土人类遗存的文化层年代集中在距今6万至2万年左右——那正是地球气候剧烈波动的末次冰期。

老谷洞遗址的意义，不止于“首次发现”。它填补了该区域旧石器遗址的空白，极大延伸了淄河流域人类演化的历史轴线。彼时先民们如何在洞穴中栖身？如何捕猎鹿群？又如何用简单的石片加工骨器？老谷洞遗址的每一件遗物，都在讲述着人类适应自然、征服自然的古老故事。

## 埋猪为记，五千年前的一场仪式



杨庄北遗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小杨村北，东临乌河，地处鲁北平原与山前冲积扇交接地带，面积约27万平方米。这是一处有规划的大汶口文化中期聚落。

西部边缘，矗立着大型夯土基址。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体，木质构件虽已腐朽，但幸存的土质遗存成为考古研究的关键载体。山东大学教授梁丰实介绍，过去，在山东地区发现最早的夯土结构，主要用在城墙的修建。然而，本次在杨庄北遗址发现的这座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的大型台基式建筑基址，是在聚落内部第一次发现的非城墙类夯土建筑。

发掘区东部，成排分

布的房址和功能性窖穴，分组且围绕红烧土密集区分布。这里，推测为遗址中心分布区。

东南部，埋藏猪骨架的灰坑静静沉睡。“实际上，用猪祭祀这种情况，在大汶口文化中比较普遍。岗上遗址曾发现了更多的猪坑，杨庄北遗址的等级可能比岗上要低一些，但也用整猪来做祭祀的供奉，从这方面也能看出当时大多数人的精神文化已经呈现礼制化趋势。”梁丰实说。

以上这些新发现，共同勾勒出一座5000多年前的“规划城市”。此处遗址或为同期区域中心聚落。

杨庄北遗址的发现，填补了淄河、乌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期聚落形态研究的空白。它为探讨海岱地区史前聚落形态、区域社会组织关系、社会分化现象、家户组织模式，增添了翔实而重要的新材料。

济南建城史  
上推至距今约4200年

“济南建城史，要改写了。”这是2025年考古界广为流传的一句感叹。大明湖西南遗址的发掘，将济南古城区内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至距今约5000年前后，济南建城史则上推至距今约4200年，比此前认定的时间提前了约1500年。

遗址位于历下区趵突泉北路与大明湖路交叉口东北部，大明湖西南部。遗址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延续发展至今，本次发掘共发现龙山文化至近现代的各类遗迹206处；出土陶、瓷、铁等各类文物460余件，钱币130余枚。

最重要的发现，是龙山文化城墙与壕沟。

经专家论证，该城墙应为龙山文化时期城址西城址，并有岳石文化及战国时期补筑痕迹。城墙以西发现有壕沟，出土陶片多龙山文化时期，少数为大汶口文化时期。城墙以东为城内生活遗迹，除了龙山文化堆积外，可见战国、宋代至今的其他遗迹。

发掘西区还发现了一座较大规模的宋代佛寺建筑基址，由山门、厢房和2组经幢组成。房址内发现4件精美石雕柱础，两经幢基座周边清理出13件精美佛教经幢石雕构件。

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，展现了济南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发掘拓展了山东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广度，为深入研究龙山文化格局和早期城市文明模式，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、建筑技术、生产工艺、经济形态和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新材料。

## 黄河故道下，埋着一座“城摞城”



始巨龟的意象，象征着顶尖、尊崇。只不过后来，鳌鱼形象普及，又继承了鳌的祥瑞寓意，再加上龙头鱼身的造型更具观赏性，慢慢就有人将二者混淆。如今我们看到的鳌鱼文创、建筑装饰，大多会沿用独占鳌头的寓意，也算一种文化意象的延续，而山东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，历来重视教育，这种寓意也深深融入了齐鲁民俗。

厘清了二者的区别，再说说鳌鱼与山东的深厚渊源。在山东民间，流传着鳌鱼化崂山的传说，老辈人都说，崂山是鳌鱼的遗骨所化，薛家岛则是它的鱼头变来，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，让鳌鱼在齐鲁大地有了扎根的土壤，也成了山东人心中自带神圣感的瑞兽。

鳌鱼是全国范围内的神话形象，为什么在山东也很有分量？这就说到它的形象演变与山东的文化融合。最初的鳌(巨龟)，因象征稳重、长寿，契合儒家文化的内核，深受山东人

推崇；后来演变出的鳌鱼，龙头鱼身的造型既有龙的威严力量，又有鱼的灵动富足，既贴合山东人豪爽进取的性格，又契合黄河文化、海洋文化的特质——黄河里的鲤鱼奋力跃龙门，胶东沿海的先民祈愿出海平安，鳌鱼的形象恰好承载了这份朴素的向往。

如今，那条飞走的鳌鱼虽不再展出，但它带来的文化热度并未消退。其实不管它最终安放何处，这场意外的“出逃”，都给我们提了个醒：那些我们以为遥远的传统文化符号，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展品，也不是古籍里晦涩的文字，它们可能是老建筑上的一个脊饰，是文创店里的一个小摆件，是节日里的一个祈福寓意，甚至是一条“任性飞走”的网红鳌鱼。我们也期待，未来能有更多像鳌鱼这样的传统文化符号，走进我们的生活，焕发新的光彩。

## 五把『钥匙』，探寻海岱考古时代脉动

解锁二〇二五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

## 出走的鳌鱼，流动的文化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

马年新春，济南上新街的一条巨型鳌鱼彻底火出了圈。长21米、高7米、宽6.5米的它，在正月初四的大风里“嘯”地挣脱固定装置，“嗖”地冲上天空，全网掀起了一场热闹的“寻鳌大战”。2月22日，有网友在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附近的水库旁发现了它，一部分在岸边，一部分浸在水中，网友们调侃的“鳌鱼落龙山，化‘龙’成真”，也成了这场意外最浪漫的解释。

这条“任性”的鳌鱼，不只是一个网红打卡装置，还有很多文化讲头。随着它的归来，不少人也开始疑惑：鳌与鳌鱼到底不一样在哪？家喻户晓的独占鳌头，说的又是哪个？

先给大家厘清一个关键知识点，很多人会把鳌和鳌鱼混为一谈，其实二者既有关联，又有明确区别，且独占鳌头的典故，最初指向的

是鳌，而非如今我们看到的鳌鱼。简单来说，鳌是上古神话中最原始的形象，根据《说文解字》(列子·汤问)等古籍记载，最初是海里的巨龟或大鳖，晋代学者郭璞更明确注解“巨鳌，巨龟也”，它是与龙、凤、麟并称的四灵之一，象征稳重、负重，上古神话中女娲“断鳌足以立四极”，撑起倾覆的天地，这里的鳌，就是巨龟的模样。而鳌鱼是后来文化融合演变出的形象——唐代佛教东传，印度灵兽摩竭(长鼻、巨口、鱼身)与中国传统鱼化龙纹样结合，再融入原始鳌的祥瑞寓意，才慢慢变成了如今龙头鱼身的模样，简单说就是鳌的意象+鱼的形态，是古人对瑞兽形象的再创造。

至于独占鳌头，最初说的是鳌，而非鳌鱼。隋唐科举制度兴盛后，皇宫大殿前的台阶上会雕刻巨鳌浮雕，殿试放榜时，新科状元要站在鳌首的位置接受册封，以此彰显状元的尊崇地位，这便是独占鳌头的由来，这里的鳌，还是原